

邪 俠 殺 手

臥龍生著

龍虎經人書局

8
61



内容题要

少年天下之多，但德武全才的少，他初入武林，年少气壮被黑道淫女拉入怀中，为了武林的正义少侠他……

一代侠僧为了除恶扶正，暗助少侠，摆托女魔的情绵，杀向淫恨凶恶的三娘是什么原因引起江湖中巨浪涛天，是魔女三娘为了争霸武林，用其美色，在黑白两道间现亲施淫手法来杀害武林同道，在美女如云的魔帮中，不少武林志士，英雄好汉，都拜倒在她的脚下，为了正义黑白两道，恶魔和好汉争风吃醋，刀光剑影血染江河、横尸遍野。

谁又会相信世上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此书如此使生动然而江湖险恶，人心难测，少侠如何智斗淫魔，依策取胜，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争杀。

书名 邪侠杀手

目 录

奉命投书	(1)
巧遇神丐	(35)
崂山除凶	(69)
葬身危岩	(102)
扬州除凶	(140)
避如蛇蝎	(177)
情有的独专	(215)
雪山寻宝	(253)
寻获宝图	(291)
毒潭守宝	(331)
誓报母仇	(364)
戏言惹祸	(401)
计除毒蝎	(438)
击伤妙妇	(475)
风流云散	(506)
较量高低	(543)
分头营救	(569)
秘穴练功	(596)
黄山论剑	(624)

奉命投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东坡居士此诗，前半纯系写实，后两句则写境界，庐山多幽谷，复岭重冈，云雾又多，终年飞烟流雾，积素霏微，不要说是身处名山，神迷胜境的一般游人，就是那些古往今来，酷嗜山水，专事穷幽选胜之客，胜游归去，濡笔为文之际，又能有几人，敢说“识得庐山真面目”呢？

国内名山，雄首称五岳，山脉源出南岭，自幕阜山蜿蜒东来，纵然突巍，雄峙南北，襟带江湖，仰石万寻，长天一色，泉飞空际，瀑落云中，景物清奇无匹！自周朝方辅俗也降，汉薰晋吴，皆于此山著有雾异，虽然神仙之说，虚幻难凭，但幽谷灵崖，总多超尘绝俗之士。

三伏骄阳，钻金烁石，苦热不堪！但庐山双峰一带，灌木长林，蔽不见日。大风振岩，而音响山谷，常有飞水流泉，瀑珠喷溅，不仅毫无暑气，反而觉得凉意袭人。

雪剑峰于庐山众峰之间，双暂如暂芙蓉天，插空腾云，纵然相对，中为千灵，千尺之下景物即难透视，正值清晨，雪剑峰东北的黄岩石上，一个身着蓝长衫，年约十八九的少年，迎风而立，这少年本极英俊，映着红艳朝阳，越发显得倜傥俊俏。

少年卓立岩头，风扬衣袖袂，目视匡庐景色，口中微吟道：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
向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
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远，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
流雪山——太白此诗真不愧称庐山史。西南双峰插拔，更剑
腾云，冷云仙子葛老前辈所居冷云谷，想必就在峰下，恩师
严命，务须于今晨赶到投书，幸喜不会误事。”自语方毕，身
形跃起，就如俊鹞摩空一般，悬崖峭壁藤蔓草树之间，飘飘
而渡，直奔双剑峰下云雾弥漫的千寻屹谷。

不多时少年走到峰下谷旁，只见两峰之间的这片绝涧幽
谷，宽有二三十丈，谷中泉多瀑布，水气蒸腾，和那些出谷
之云，弥漫上涌，谷内究竟有多深浅，是何形状？丝毫不得
而知，怎敢贸然纵落。恩师再三叮嘱，这冷云仙子葛青霜，乃
师门尊长，惟与恩师昔年积有旧怨，尚未化解，此番投书，不
派大师兄前来，即因葛仙子与自己另有渊源，较好说话，但
究竟是何渊源，则却如自己身世一般，推说时机未至，不肯
相告，葛仙子武功高不可测，人的性格极其刚复自用，好恶
常转移于一念之间，务须恭谨应付，千万不可丝毫冒犯，倘
能得其青睐，则受益必多，此刻却庆弥漫云雾所阻，不识下
谷途径，若待雾散云收，又不知何时何日？恩师限于今日投
书拜谒，即因此行干系太大，不仅可以解开与葛仙子二十年
积怨仇结，且可消解武林中一场浩劫奇灾。不想来到地头，突
生阻隔，又不便胡乱高声呼问，如何是好？

少年方在踌躇无策，岩下雾影之中，突然有人发语道：
“上面何人在此徘徊，可知葛仙子这冷云谷中，向不接待外客
么？”

那语音听不出是男是女，但入耳清圆，端的好听已极。

少年心中一喜，肃容恭身，向岩下答道：

“弟子葛龙骧，乃奉家师衡山青阁四人之命，远来投书，并拜谒冷云仙子葛老前辈，可否有劳转禀，赐予接见？”

说完未听对方回答，却从沉沉雾影中，隐隐冲霄飞起一点银星，刹那已出谷外，竟是一只纯白鹦鹉。

那鹦鹉朱咀金瞳，一身雪羽霜毛，毫无杂色，隐泛银光，落在岩畔一株古木的低枝之上，竟有苍鹰大小，向少年偏头叫道：

“双峰冷云谷，幽绝尘俗，葛仙子廿载清修，也从没人惊扰，但我随葛仙子多年，知道衡山涵青阁主，不是外人，你即奉命投书，我先与你代传，看看葛仙子可肯延见。”

少年见白鹦鹉这般神异，侃侃人言，不但毫无凤语辞拙之处，吐词竟颇通雅，分明是主人所豢慧鸟灵禽无疑，遂自怀中，取出一封柬帖，向白鹦鹉笑道：

“冷云仙子乃师门尊长，不奉传呼，怎敢妄自擅闯，家师给葛仙子的书函在此，有劳仙禽，代为转呈，葛龙骧就在谷口，恭候覆示！”

白鹦鹉叫道：“你这人文质彬彬，看来倒是不错，我替你说上几句好话便了。”

语毕，飞将过来，在少年手上，啣过柬帖，冲天便起，双翼猛一收紧，宛如泻电飞星，投向雾影之下。

少年暗想，武局人称，“诸葛阴魔医丐酒，双凶四恶黑天狐”为当世武林正雅两派中，十三位出类拔萃奇人，恩师“涵青阁主”诸一涵，虽名冠十三奇，学究天人，胸罗万有，

但言语中提到这代“冷云仙子”葛青霜，辄有敬畏之意，自己终疑恩师谦退，如今冷云一仙，盖世奇人，就在目下，少时若有机缘，到要好好瞻仰瞻仰这位葛仙子，究竟是甚么样的人物？……

往来念方至此，一条灰影突从云雾之中，飞窜而出。

少年骤出不意，吃了一惊，双掌护胸，身形微退。

定睛看时，那条灰影竟是一只长臂苍猿，两眼睛光电射，人立岩口，向自己把前爪微招，回身代路纵落。

少年知晓定是主人派遣此猿前来接引，方待跟踪纵落，但目注岩下，不觉一怔？

此时云雾略淡，目力稍可及远，那只苍猿，竟在云雾弥漫中，离岩口约有丈许，凭虚而立，一爪竟定足立，一爪不住向自己招呼。

少年略一寻思，便猜出雾影中必梁石有尚然等堪以落足之物。

但也不敢大意，先把真气调匀，再向苍猿落足之处，缓缓纵去，以防万一失足，仍可挽救。

不出所料，那苍猿并非虚空浮立，足下有根宽仅尺许，长达数十丈的石梁，但倾斜颇甚，石上苔鲜，又为雾气润湿，滑溜异常，若无绝顶轻功，不要说是行走，连站都站立不稳，何况身旁及足下雾影沉沉，好像除这一线石梁之外，全是虚无世界，越发令人有点心寒胆怵！

少年虽身负绝艺，也凝神一志，未敢丝毫疏忽，轻轻点足石梁，那苍猿又向他低啸连声，顺着足下石梁倾斜往下，向那无底雾岩之中，飞驰而去。

少年提起盛气，展足轻功，紧随苍猿身后。

石梁走完，尽头处是一片峭壁，一人一猿，就凭藉壁间的薛藤蔓，攀援下降。

猿是灵通神兽，人是盖世英雄，险阻虽多，依旧安然超越，只等穿过两层云带后，竟眼前一亮，境界顿开。

此处距离岩底，已自不到十丈，云雾均在岩顶，天光不知从何而入，明朗异常，丝毫不觉黑暗，到处修竹老杆，翠壁清流，水木清华已极。

时值盛夏，大气却凉爽得如同仲秋，几道漱壁飞泉，宛如凌空匹练，玉龙倒挂，珠雪四溅，洗得峰壁上的那些厚厚青苔，翠色欲滴，绿人眉宇。

寓居尺石，也无不心旷神怡，雾散云崩，奇峰霞举，使那少年看得目瞪口呆，暗羨葛仙子真会纳福，怎样寻觅着如此幽环仙境？

他正心醉神迷之际，苍猿已一声欢啸，松却爪中罗曼，自空飞坠，同时岩底下的一丛花树后，也缓步走出一位容光胜雪的白衣垂发少女。

少年虽然见有人来，仍谨守恩师所嘱，不肯丝毫卖弄，此时壁间藤蔓已稀，遂暗用壁虎功，游龙术等，双掌抓壁，缓缓下降，直到离地丈许，才足跟微离岸壁，飘然着地。

白衣少女也正好走到少年面前，微抱双拳，含笑说道：

“小妹谷飞英，家师冷云仙子，适才白鹦鹉雪玉啣来衡山诸师伯书信，为因家师与姊均早课未了，不敢惊动，又恐师兄在上久候心急，轻身犯险，这一线天云崖雾境，再好武功，如非熟路，也极难走，何况诸师伯又非外人，才擅自作主，命

苍猿上崖迎迓，顷间家师课毕，阅过诸伯书信，特命小妹来迎，葛师兄远来辛苦，闻得少年还要远足长行，请就随小妹，去见家师吧？”

少年见这白衣少女，不过十三四岁，云发半掩，明慧难描，一对秋水清瞳，神光炯炯逼人，柳眉之间，英锐之气，稍嫌太重，但说话神律，却大方已极，丝毫不带女儿羞涩之态，遂忙着拱手答道：“葛龙骧奉命远来拜诸葛仙子，即承龙召，便烦师妹接引？”

谷飞英嫣然一笑，回身引路，转过几丛茂树奇花，眼前一片排云翠壁，壁下薛萝纷拂之间，有一绝大洞穴，谷飞英在洞口止步，侧身肃客。

葛龙骧见这洞府，石质细白，温润如玉，并有一种极淡雅的幽兰香气，纵壁间隐隐透出，令人神爽，心中不禁越发惊奇。

到得丹室门口，葛龙骧止步肃立，谷飞英见状，一笑进室叫道：“师傅，衡山诸师伯的葛师兄，在门外候见。”

丹室内响起一声极柔和清亮的语音笑道：

“叫他进来！”

谷飞英出室，陪同葛龙骧入内，低声说道：

“云床上面坐的就是我师傅冷云仙子。”

葛龙骧整衣肃容，恭谨下拜道：

“衡山涵青阁诸阁主，涵门弟子葛龙骧，叩见葛老前辈，并代家师问安。”

座上冷云仙子犹未答言，那只白鹦鹉的清圆语音，却在空中叫道：“要叫葛仙子，甚么老前辈，多讨人嫌？你抬头看

看，我家仙子，老是不老？”

冷云仙子含笑叱道：

“雪玉淘气，我已年过花甲，怎怪人家称老？葛贤侄起来，无须如此拘谨，我与你师傅，已有廿年未见，他只道我依旧当年火性，就此一端看来，这别后修为，他却未必胜过我呢？”

话音刚了，旋又笑道：“无端又动好胜之念，廿载蒲团，尘几依然不净，还想甚么超凡脱俗？看来神仙之道，果然虚渺无凭的了。”

葛龙骧听这冷云仙子的语音口气，极其柔和，无丝毫师傅所说的刚愎之概，遂依言起立，刚一抬头，不禁为之愕然？

原来方才明明听得冷云仙子自称年过花甲，但云床之上，坐的却是位二十七八，美若天人的道装少妇。

葛龙骧心头暗忖，自己师傅“涵青阁主”诸一涵，也是六十许人，因内功精湛，驻颜有术，外貌看来，却是三四十岁的中年文士，不想这葛仙子竟比恩师看来，还要年轻，真是奇事——

“冷云仙子，”葛青霜妙目微开，两道灿如闪电的眼神，直注在葛龙骧面上，在威仪棣棣中，好似含有无限温煦慈爱。

葛龙骧全身微微一颤，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的……

他只觉得好像见到极亲的人一般，自然而然地，心头油然而有一种孺慕亲情，竟恨不得投身于冷云仙子的怀抱之中，让她怜爱抚慰一番，才觉惬意！

冷云仙子与葛龙骧目光相对，半晌无言，倏地一声轻喟道：“三千世界，十二因缘，欲求无我无人，此念何从断法英儿，你葛师兄千里迢迢远来，无物相款，幸喜那雪藕金莲

正好结实，可在“瑶池”内，采摘些来，顺便到“灵谷居”中，唤你师妹，就说我有差遣。”

谷飞英方待回身，白鸚鵡雪玉叫道：“英姑你去採那雪藕金莲，琪姑由我去请。”

言毕，一人一禽分头自去。

冷云仙子回顾葛龙骧笑道：“葛贤侄，我这‘冷云谷’前面，深有百数十丈，经年雾锁长封，除那一线石梁之外，只有薛略资攀援，你随苍猿来此，衣履不损，轻功已算不弱，你师傅那独步武林的‘天璇剑法’和‘弹指神通’，学到了几成火候？”

葛龙骧恭身答道：“十余年前，蒙恩师朝夕督促，‘天璇剑法’，已能运用变化，‘弹指神通’则以功力所限，恐还不到六成火候，来时恩师言道，葛仙子乃当代第一奇人，武功绝世，尚祈不弃弟子愚蒙，多加教诲！”

冷云仙子微微的笑道：“天下各派武学，分途各进，各有专长，何人敢称第一？这不过只是师傅故意诳我之词罢了，不过，回想当年，我与他二人，真到是被武林中目为一时瑜亮，但这廿年归隐，三山五岳之间，妖魅横行，连那人称难惹的‘苗岭阴魔’，也参透八九玄功，修复走火入魔的久僵之体，二次出世，江湖中又不知道这妖孽搅起多少血雨腥风，奇灾浩劫？你师傅来书，就是约我同作出山之策，剪除这些恶魔，并了结当年一段疑案，但他与我所炼的乾清罡炁，均再快还要三年，九转三参的功行，未得完满，故而目下只得暂时让这些魔头，跋扈飞扬，逍遥自在的了！”

说到此处，室外走来一个霓裳少女，白鸚鵡雪玉，就停

在她左肩头上，不住剔翎弄羽。

冷云仙子问葛龙骧道：“这是我大弟子薛琪，今年二十，长你两岁。”

葛龙骧口称师妹，恭身施礼，薛琪含笑敛衽相答。

葛龙骧暗想这冷云仙子，真个奇特，怎的连自己年龄，都这般清楚？

礼毕抬头，顿觉眼前一亮，觉得此女光艳照人，但又说不出美在何处，宛如仙人，凌波仙子，倏俗绝然出尘，不可逼视。

冷云仙子向薛琪道：“你衡山诸师伯，因武林至宝‘碧玉灵蛛’，被秦岭天蒙寺的悟元大师，于远游黄山之时，无意巧得，二次再现江湖，但消息外传，群凶闻风骤起抢夺，计划于悟元大师归途之中，在华岳一带抢劫，武林十三奇中的‘崂山四恶’与‘蟠豕双凶’，亦均有人出手。甚至称‘苗岭阴魔’，都动此念，此宝关系我与你诸师伯多年恩怨的，不可使其落入群邪之手，故而将你唤来，与你诸师伯门下葛龙骧师弟，即刻启程，赶赴华山，相助悟元大师，脱此一险，你乾清罡炁，虽然肤浅，但无炼神，已业相功成，再带我‘青霜剑’去，与你葛龙骧师弟的‘天璇’‘地玠’双剑合璧，让这千妖孽尝尝厉害，只要那‘苗岭阴魔’，遵守昔年誓约，不对汝辈出手，双凶四恶，并不足惧！此行无论成败，即刻回山，那乾清罡炁功行，丝毫忧误不得。早晚勤练，才是上策。”

说完转对葛龙骧道：“贤侄华山事后，可往洛阳龙门一带，访寻‘龙门医隐’柏长青，就说奉我所差，向他索还昔年寄存的一幅‘天孙锦’，索得之后，即行赐你。此锦不但宝刀宝

剑所不能伤，并还可御那不到登峰造极的内家阴掌，我初次行道江湖之时，即仗此物，渡过不少危难！索锦之时，有两句隐语‘医术为仁术，天心是我心。’必须谨记，否则‘龙门秘宝’，决不肯还，此后亦不必回转衡山，你师傅已许你在江湖上随意积修外功，顺便收拾些四恶双凶的爪牙党羽，但有一件，若遇见一个肤色漆黑，五十来岁，又瘦又长的老妇，千万不可沾惹，见即远避其他均可见机行事！”

门外谷飞英接道：“师傅，你看你多偏心，琪姊与葛师兄，担此重任，偏就不叫我去，英儿身负如山之恨，师傅你究竟那一天，才许我出山行道。仗剑诛仇？”

人随声进，手中托着一个白玉盘，盘内盛着一段雪藕，和几粒莲实，放在盘上。

冷云仙子笑：“英儿不要太过性急，你那仇人，何等厉害，功力不够，冒昧从事，岂非徒逞匹夫之勇？只要你刻苦用功，在这半年之内，把无相神功练成，年底你的师兄来讨松苓酿酒之时，我便请他带你出山磨练便了。”

飞英闻言雀跃，笑向葛龙骧道：“葛师兄，这雪藕老莲，七年才结实一次，吃了益处甚多，你来得太巧，师傅又甚喜欢你，不想这好东西，可不轻易吃着呢！”

葛龙骧见那莲藕，毫不起眼，正要伸手取来食用的，听飞英说得如此珍贵，反倒不好意思取食。

冷云仙子见状笑道：“贤侄休听飞英师妹饶舌，那雪藕只是好吃，莲实却除宁神清心，补身益气之外，对祛毒特具灵效，且历久不坏。你吃上一粒，其余带在身边，以备后用，时机匆忙，吃完便随你薛师妹去吧！”

葛龙骧闻言，也就不再客气，那藕又嫩又脆，满口清香，极为好吃！莲藕实却先颇苦涩，少时渐觉味甘，灵台方寸之间，果比平时清莹朗澈，知已得益不少。

吃完之后，冷云仙子从身后经桌之上，拿过一口带鞘长剑，递与薛琪，二人双双叩别，葛龙骧不知怎的，眼中微觉润湿，竟然有些依依不舍，冷云仙子面上也微微动容。

忽然翠袖微扬，一股柔和的无形大力，将薛葛二人，送出室外，冷云仙子跌坐在云床垂帘入定。

黄山峻拔岭南，松云峰石之奇，冠绝宇内，故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语，三十六峰，飘渺隐现于云海之间，暂壁参差，俨如仙境。

狮子林，西海门一带，奇松异树，结交柯顶，但这一带松海，与极壮观，有时却不及孤崖绝壑。一株夭矫，曲屈腾跃，来得清奇苍古。

“阎王壁”在莲花峰侧，一线通天，逼人崎岖，下临深谷，才得此名，游人至此，多半裹足，但此时却有一个清瘦老僧，芒鞋白袜，灰色僧衣，背后插着一枝短柄佛门便铲，头下脚上，在那陡壁之间，手足并用，就活像一只绝大壁虎，辗转蜿蜒，游向离岩底十余丈高处，崖壁之上，盘缠挺出的一株古松。

这条绝岩，岩壁摩云，中间仅透一线天光，故时虽五月，又值正午，炎威仍自难达，山风过处，并还有点森寒凛骨，那老僧游到离松不远，突然似有所见，在壁间一块略为凸出的石上停身，刚反手吊出背后所插的短柄方便铲，岩底便传来一声震天虎吼，那松根之下，也跟着发出几声哇哇怪叫，凄

励慑人！老僧屏息定睛细下看，‘松原来藏有一个黑隐隐的洞穴，这时从洞穴之中，飏的一声，一条三四丈长的红影，如匹练长虹，电射而出，直窜至岩下，据石发威的一只五彩斑斓吊澜晴白额猛虎。

猛虎本向老僧发威，不想凭空招来强敌，那条红影，竟是一条红鳞巨蟒，自上往下飞抛，其疾如电。

猛虎不敢硬对，一声暴吼，纵向斜空，那知红蟒身虽长大，转折之间，却灵活已极，身在半空见虎纵起，蟒尾一掉，长身如风车疾转，虎身斑毛之上，平添几圈红色彩带，“叭”的一声，双双落在岩底，石上老僧法号悟光，与师兄悟静，师弟悟通，同掌终南天蒙禅寺，武功自成一家，人称秦岭僧侠次，此游方采药，来到黄山，见这绝壁苍松，雄虬盘结，年岁极古，根下或有千年茯苓一类灵药，才想冒险探掘，不断松下有洞，洞中有藏蟒，若非虎吼惊蟒出洞，等自己寄身松上，毒蟒骤起发难，何堪设想？故而不由得对猛虎心生好感，且这类红蟒，奇毒无比，当年在野人山中，见过一条，长才丈许，就有满口毒烟喷射，十余步外，令人头目晕眩，腥恶欲呕！这条长几四丈，想更厉害”此刻已将猛虎缠住，虎口蟒口，上下相对，凶睛互瞪，双方伺机搏噬，不知怎的蟒口竟无毒烟喷出，否则猛虎早已毙命。

悟元大师，暗提真气，悄无声息，顺壁滑下约有十丈，恰好藏身一山藤之后，离那蟒虎纠缠之处只有三四丈远，暗器已可见准，恰好悟元大师以一掌钱莲花暗器，驰誉关中，十二朵花中，九黑三黄，黑色无毒，黄色系用九种毒物炼制，见血封喉，无药可救，名为“九毒隆莲”专门对付生死强仇，轻

易不肯妄用，此刻看这红鳞，业已长大凶恶，猛虎死后，应付为难，并立意为山民，除此一害，遂探手入怀，把“九毒金莲”，取了两朵，伺机觑准鳞头，伺机待发。

那只斑额猛虎，也非常物，比之水牛还大，锦毛硬密如针，身躯虽被红鳞缠住，头及四足，却能转动，知道敌势太强，一对虎目，注定红鳞方寸之处，静以待敌，红鳞倒也不敢冒失妄动，只用蟒蛇惯技，把那长身尽量收束，缠得那虎双眼暴瞪，四爪拚命抓地，口中连连闷声怒吼。

悟元大师见再有片刻，猛虎就要活活被鳞缠死，那鳞失却纠缠，如何能制？遂不敢再延，右手一扬，“九毒金莲”分打红鳞双目，那知此时猛虎被鳞缠得几乎不能透气，难受已极，竟欲与鳞拚命，芭斗大的虎头一低，一口咬红鳞颈间，恰好代鳞挨了一下。

悟元大师为想一击成功，用的是内家重手，一朵“九毒金莲”正中虎头，头骨也被打碎，莲瓣往外一张，莲蕊往前一吐，果然奇毒无伦，一只巨虎，立时死去。

红鳞那里知道有人在旁暗算，“九毒金莲”黄光闪处，左目也被打瞎。“嗤”的一声惨啼，长身甩却老虎，在岩上盘成一堆鳞阵，昂首中央，血口开张，红信吞吐，一只未瞎右眼，如闪烁电，四周扫射，神态依然极端猛恶，那“九毒金莲”的无伦剧毒，打在身上，竟似对这红鳞巨蟒，毫无效力。

那红鳞目光好不锐利，略一流转，便已看出悟元大师藏身所在，鳞身微低，阔腮怒张，周身皮鳞不住颤动，独目凶光炯炯，注定壁间山藤，作势欲起。

悟元大师不由暗念“弥陀”，心中自忖我这“九毒金莲”，

从无虚发，怎的今次陡失灵效？难道我和尚竟该在这黄山绝岩的红蟒口中，结缘证果不成？蛇蟒异于兽内，不但转折灵活，行走快速，任可阻石，都能飞窜在这种腾挪不开的奇险之地，再好武功，均难相敌。除却舍命一拼之外别无他途，打定主意，自贴身肋下，取出一把带鞘匕首，长才盈尺，软鞘一去，银光夺目，悟元大师将方便铲与匕首，并交左手，右掌轻扬，又发出一朵铁莲花照准蟒头打去。

红蟒本来当蓄势待发，那里还禁得如此挑拨？蟒头微扬，铁莲花飞向半天，蟒身跟着窜起，如长虹电射，向崖壁穿来。

悟元大师见红蟒举动，正如意料，心中暗喜，当过蟒一离地，方便短铲脱手迎头飞掷，红蟒身起半空，一见铲到，蟒首微扬，让过飞铲，突觉腹下奇痛，不由狂怒，加急前冲，只见一条血雨洒处，岩底石上，平添一片红霞，一堆灰影，但均寂然不动。

原来悟元大师，跟着方便铲飞掷之势，甘冒万险，随身进扑！恰好红蟒扬头避铲，悟元大师见时不可失，猛挫钢牙，左臂尽力斜探，果然神物利器，匕首直贯蟒腹，红蟒再一负痛前窜，那还不来一个破肚开膛？但悟元大师，也中了红蟒的垂死反击，肋骨被蟒尾打断两根，人也被甩出丈许，晕死石上。

一阵狂风过后，疾雨如倾，悟元大师被这冰凉山雨一淋，悠悠醒转。

胸腹之间，疼痛欲裂，匕产倒还紧握手中，回忆前情，恍如梦境！勉强挣扎，翻身仰卧，让那雨水直浇面门，头脑才稍觉清醒，探怀摸出两粒灵丹，嚼碎咽下，忍痛自行接上断